



身體傷口的形成、結痂至癒合，會形成不同的色澤、質感、形態，從剛開始泛著血水的紅腫、結痂時的乾枯暗褐、癒合時所遺留下來無法完全回復的特殊紋路，這些傷痕特質在榮哲(註)眼中，成為其創作的素材。他使用紋身機還有針，在皮膚上創造傷口，並且像是[[刺青]]般直接紋出造形，題材是中國文人[[水墨畫]]常出現的菊花、荷花或福、祿、壽的字體，跟畫圖落款一樣，是榮哲的「哲」，另一個落款是年代，但這些皮雕傷口並不是同一時間創造出來的，還必須考慮到不同時間點傷口的狀態樣式，像是菊花的枝是結痂的部分，必須先產生傷口，而菊花則是過了一段時日之後才進行紋身，等待全部的傷口自然長至理想狀態，前後時間長達2-3個月，再選擇適當的時間點拍攝成定格照片。裱框則是以裝飾與功能平衡得當著稱的明式雕木花格，紋理雅致生動，線條簡潔、秀麗，此裝飾風格流行於中國明代建築、庭園設計，像是窗戶、燈罩等，尤其是在騷人墨客最喜愛的文人式家具之中，亦有討喜、添福的意涵。

以皮肉為紙，以利針為筆，以傷痕為造形，不同時間所形成的傷痕形態組合，所呈現的視覺風貌甚為獨特，獨立的形式非常有機會形塑出迥異的文化脈絡，開創出自己發明的文明路子，然而榮哲對於中國文人風味的喜愛，使得他選擇在熟悉的形式當中動手腳，與原本的文化意涵相應相斥，類似這種「材質置換」、「脈絡歧途化」的創作邏輯頗為常見，能衝撞己知的現實系統，例如用大便畫山水畫、用精液畫偉大的民族領袖、用巧克力畫蒙娜麗莎的微笑，運用世俗、質疑染指神聖、經典，用輕鬆、戲謔嘲諷嚴肅、不可動搖的地位，中國文人畫或是雕木花格裝飾，發展到了後期，其精神性已達顛峰而不可超越，只能流於形式技法上的沿襲與鑽牛角尖，最後顯得虛偽、道貌岸然、華麗、浮誇，榮哲用深刻的切膚之痛置換出隱隱作痛的感官張力，將物質身體痛感對應於遙遠的形而上美學，「文人風骨」變成「紋人血肉」，於是中國味有了新的演繹。



註： 莊榮哲 nathan3106@hotmail.com

學歷： 2004入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、 2004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畢業

駐村： 2006.3 第五屆嘉義鐵道藝術村駐村

個展： 2002 《穿透》 苗栗通宵演藝廳 苗栗通宵、 2000 《蝕、喻》台灣藝術大學實習藝廊 台北板橋